

抱
朴
子

五

新平知
如學

PDG

抱朴子外篇卷十七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備闕

抱朴子曰

騷馬

於皎切
騷馬也

能奮鬪筋以絕景而不能履

水以乘深猛虎能似雷霆以搏噬而不能踊雲霧以

凌虛鴻鷄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鷄不能電擊於

几筵之下物旣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調和陰陽者未

必能兼百行脩簡書也能敷五邁九者不必能全小

繫經曲碎也惠子上相之標也而不能役舟楫以凌

陽侯漢高神武之傑也而不能治產業端檢枯淮陰
良將之元也而不能修農商免飢寒周勃社稷之醜
也而不能答錢穀責獄辭若以所短弃所長則逸儕
拔萃之才不用矣責其體而論細禮則匠世濟民之
勲不著矣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
不能摛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擿齒則松
檟不及一寸之筵挑耳則棟梁不如鷦鷯之羽彈鳥
則千金不及丸泥之用縫緝則長劍不及數分之針
何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故姜牙賣鮒

無所售而見師於文武蔣生憤慢於百里而獨步三槐

抱朴子外篇卷十七終

抱朴子外篇卷十八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擢才

抱朴子曰華章藻蔚非矇眛所玩英逸之才非淺短
所識夫瞻視不能接物則袞龍與素褐同價矣聰鑒
不足相涉則俊民與庸夫一槩矣眼不見則美不入
神焉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且夫愛憎好惡古今不
鈞時移俗易物同賈異譬之夏后之璜襄直連城鬻
之於今賤於銅鐵故昔以隱居求志為高士今以山

林之儒為不肖故聖世人之良幹乃閭俗之罪人也
往者之介繁乃末葉之羸劣也弘偉之士履道之生
其崇信匪徒重仞之牆其淵澤不唯呂梁之深也故
短近不能賞而淺促不能測焉因以異乎已而薄之
矣以不求我而疾之矣不貴不用何足言乎乃有播
埃塵於白珪生瘡痍於玉肌訕疵雷同攻伐獨立曾
參蒙刼剽之垢巢許獲穿踰之謗自匪明並懸象玄
鑿表微者焉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掇沉珠哉夫珪璋
居肆而不售矧乃翳於槃璞乎竒士扣角而見遏况

乃潛於臯數乎孫臆息騁其秘略而司馬刑之韓非
願建治績而李斯殺之曹誼慷慨懷經國之術而武
夫排之于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顯陷之和氏所
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夫玉石易
別於賢愚愛寶情篤於好士以易別之寶合篤好之
物猶獲罪截趾歷世受誣况乎難知之賢非意所急
讒人畫蛇足於無形姦臣畏忠貞之害已體曲者忌
繩墨之容夜裸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高譽美行抑而
不揚虛構之謗先形生影又無楚人號哭之薦萬無

一遇固其宜矣夫以玉為石者亦將以石為玉矣以
賢為愚者亦將以愚為賢矣以石為玉未有傷也以
愚為賢者亡之診也蓋診亡者雖存而必亡猶脉死
者雖生而必死也可勿慎乎於戲悲夫莫之思者也
昔仲尼上聖也東受累於齊人南見塞於子西文種
大賢也初不齒於荆俗末雍游於鈞如競年立功不
亦難乎夫結綠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
貫獲不能抱也白雲之絃非靈素不能徽也邁倫之
才非明主不能用也然耀靈光夜之珍不為莫求而

虧其質以苟且於賤賈洪鍾周鼎不為委淪而輕其
禮取見舉於侏儒嶧陽雲和不為不御而息唱以競
顯於淫哇冠群之德不以沉抑而履徑而剽節於流
俗是以和璧變為滯貨柔木廢於勿用赤刀之鑿不
得經歐冶之鑪元凱之疇終不值四門之闢也

抱朴子外篇卷十八終

抱朴子外篇卷十九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任命

抱朴子曰余之友人
有居冷先生者恬愉靜素形神
相忘外不飭驚愚之容內不寄有為之心遊精墳誥
樂以忘憂書競義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耀道靡
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研然車迹不軻如震切權右之
國尺牘不經貴勢之庭是以名不出蓬戶身不離畎
畝於是翼亮大夫候而難之曰余聞淵蟠起則玄雲

承訓

赴道化霑則逸才奮故康衢有角歌之音鼎俎發凌
風之迹活之則收不貲之賈踊之則超在天之舉耀
逸景於暘谷播大明乎九垓勲蔭當已聲揚罔極故
尋仞之塗甚近而弗往者雖追風之脚不能到也楹
枕之下至卑而不動者雖鴻鷲之翅未之及也况乎
寢足於大荒之表歛羽於幽梧之枝安得效迅以尋
景振輕乎蒼霄哉年期奄冉而不久託世飄迅而不
再智者履霜則知堅冰之必至處始則悟生物之有
終六龍促軌於大渾華顛倏忽而告暮古人所以映

順流而頽歎眄過隙而興悲矣先生資命世之逸量
舍英偉以邈俗銳翰汪濊以波涌六竒抑鬱而淵稽
然不能凌扶搖以高竦揚清耀於九玄噐不陳於瑚
簋之末體不免於負薪之勞猶奏和音於龔俗之地
鸞章甫於被髮之域徒忘寤於翰林銳意以窮神崇
琬琰於懷抱之內吐琳琅於毛墨之端躬困屢空乏
儉神勞堅高之間壁若埋尺璧於重壤之下封文錦
於香匱之中終無交易之富孰賞堙賢之珍哉夫龍
驥維繫則无以別乎蹇驢赤刀韜鋒則曷用異於鉛

刃鱸鮪不居牛迹大鵬不滯蒿林願先生委龍蛇之
穴升利見之塗釋戶庭之獨潔覽二鼠而遠寤越窮
谷以登高龍衮舟藻以改素競驚飈於清晨不盤旋以
詣夜收名噐於崇高嚮鍾鼎之慶祚栢成一介之夫
採薇何足多慕乎居冷先生應曰蓋聞靈機冥緬混
芒眇昧禍福交錯乎倚伏之間興亡纏綿乎盈虛之
會迅逝者不能脫逐身之景樂成者不能免理致之
敗匠流末者未若挺冶元兆之中整已然者不逮原
本乎玄朴之外是以覺尺蠖者甘屈以保伸識通塞

者不慘悅於否泰且夫洪陶範物大象流形躁靜異
尚翔沉舛情金寶其重羽矜其輕篤隘者執束於滓
涅達妙者逍遙於玄清潢洿納行潦而潘噎渤解吞
百川而不盈鮪鰕踊悅於泥滓赤螭凌厲乎高冥嚼
香餌者快嗜欲而赴死味虛淡者含天和而趨生識
機神者瞻無兆而弗惑闇休咎者觸強弩而不驚各
附攸好安肯改營吾聞五玉不能自剖於嵩岫騰蛇
不能無霧而電征龍淵不能勿操而斷犀兕景鍾不
能莫扣而揚洪聲金芝須商風而激耀倉庚俟煙煇

而修鳴騶駉不苟馳以赴險君子不詭遇以毀名運
屯則沉淪於勿用時行則高竦乎天庭士以自銜為
不高女以自媒為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效負俎
之干榮哉夫其窮也則有虞婆婆娑而陶鈞
逐於愚嫗范生來辱於溺簣

苦怪切籠也

弘式匿竒

於耕牧及其達也則淮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齋而
紆青傳說釋築而論道管子脫桎為上卿蓋君子藏
器以有待也穡德以有為也非其時不見也非其君
不事也窮達任所值出處無所繫其靜也則為逸民

之宗其動也則為元凱之表或運思於立言或銘勲
乎國器殊塗同歸其致一焉士能為可貴之行而不
能使俗必貴之也能為可用之才而不能使世必用
之也被褐褐茹草垂綸且免則心歡意得如將終身服
冕乘輅兼朱重紫則若固有之常如布衣此至人之
用懷也若席上之珍不積環堵之操不粹者予之過
也知之者希名位不臻以玉為石謂鳳曰鷄者非余
罪也夫汲汲於見知悒悒於否滯者常民之情也浩
然而養氣淡爾而靡欲者無悶之志也時至道行器

大者不悅天地之間知命者不憂若乃徇萬金之貨
以索百千之售多失干上骹聲毛我則未暇矣

抱朴子外篇卷十九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名實

門人問曰聞漢末之世靈獻之時品藻乖濫英逸窮
滯號譽養得忘名不準實賈不本物以其通者為賢塞
者為愚其故何哉抱朴子答曰夫雷霆鞀磕而或不
聞焉七曜經天而或不見焉豈唯形器有聾聵哉心
神所蔽亦又如之是以聞格言而不識者非無耳也
見英異而不知者非無目也由乎聰不經妙而明不

逮竒也夫智大量遠者盤桓以山峙噐小志近者蓬
飛而萍浮夫唯山峙故莫之能動焉夫唯萍浮故流
而不滯焉方之貨也則緘連以待賈者唯至珍而難
售鳴鼓以徇之者雖凡蔽而易盡比之材也則結根
於嵩岱者雖竦蓋千仞垂蔭萬畝而莫之知也插株
於塗要者雖鈎曲戾細而速朽而猶見用也故廟堂
有枯楊之瑚璉窮谷多不伐之梓椽也是以竊華名
者螻蜥騰於雲霄失實賈者翠虬淪乎九泉於是斥
鷃凌風以高奮靈鳳卷翮以幽戢鉛鋒充太阿之寶

犬羊佻

勅高切
獨行貌

虎狼之資矣夫佞者鼓珍賂為勁羽

則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為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
持之以夙興側立加之以先意承指其利口諛辭也
似辨其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行
汙言繫也似薦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
似直故多通焉且亦奉望我者欲我益之不求我者
我不能愛自然之理也夫賢常少而愚常多多則比
周而匿瑕少則孤弱而無援佞人相吸引而柴正路
俊哲處下位而不見知拔茅之義圯而負乘之群興

亢龍高墜泣血連如故子西逐大聖之仲尼臧倉毀
命世之孟軻二生不免斯患降茲亦何足言斯禍蓋
與開闢並生苦之匪唯一世也歷覽振古多同此疾
至於駑蹇矯首於瑀多么切輦馱驥委牧乎林垆彼已
尸祿邦國殄瘁下凌上替寔此之由或蟲流而莫歛
或逆竄於申亥或擢筋於廟梁或絕命於望夷蓋所
拔之非真而忠能之不用也故明君勤於招賢而汲
汲於擢竒導達凝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委不拘於
屠釣言審可施抽之於戎戍或舉於牛口之下而加

之於群僚之上或拔於桎梏之中而任以社稷之重
故能勲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功垂統長世也夫
直繩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姦慝之所讎也人主
不能運玄鑿以索隱而必須當塗之所舉然每觀前
代專權之徒率其所舉皆在乎附已者也所薦者先
乎利已者也毀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也所
愛則同私者也至公用則姦黨破衆私立則主威奪
矣姦黨破則升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端漸
矣毀所畏則恐辭之不痛雖刳之猶未愜意焉故

必除之而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苦談之不美雖位超
之猶未逞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枉而死
無愆而黜者有自來矣所以體道合真巍然特立才

遠量逸懷霜履氷思綿天地噐兼元凱執經衡門淵
渟嶽立寧潔身以守滯耻脅肩以苟合樂飢陋巷以

勵高尚之節藏噐全真以待天年之盡非時不出非
禮不動結褐嚼蔬而不悒悒也黃髮終否而不悵悵

力尚切

也安肯感太山之峻以適鑿柄之中歛垂天之

羽為戒旦之役編於仕類而抑鬱庸兒之下捨鸞鳳

之林適枳棘之藪競腐鼠於踞鷄而枉尺以直尋哉
且大賢之狀也至拙其為味也甚淡蕭然自足泊爾
無知知之者稀而不感時不能用而不悶雖并日無
藜藿之糝不以易不義之太牢也雖緼褐無卒歲之
服不肯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散髮高枕守其所有
已絕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未湏也德薄位厚弗交也
名與實違弗親也榮華馳逐弗務也豪俠姦權弗接
也俗說細辯不答也脅有所赴弗隨也貌愚而志遠
面垢而行縶確乎若嵩岱銓衡所不能測也浩乎若

滄海斗斛所不能校也峻其重仞之高隱其百官之
富觀彼佻竊若草莽也邈世之操耿焉冠秋雲之表
遺俗之神緬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威
雖危苦而不可動以利其所業尚可聞而不可盡也
其所執守可見而不可論也故疾之者齊聲而側目
愛之者寡弱而無益亦猶撮壤不能填決河升水不
能殄原火於是鼗鼓戢雷霆之音鞞徒刀切鞞奴移切恣
喋音高馨音高之響芳蕙萋夷臭鮑佩御玄鬯傾弁而不羞
醕酪專灌於圓立汗血驅放而垂耳跛蹇馳騁於鑿

軒此古人之所以懷沙負石赴流魚葬而不堪與之
同世也已矣悲夫然捐玄黎於滄海非夜光之不真
也由莫識焉投彤廬而不變非繁弱之不勁也坐莫
賞焉故瓊瑤俟荆和而顯連城之賈烏號須逢門而
著陷堅之功飛菟待子豫而颯騰俊民值知己而宣
力若夫美玉不出重岫良弓不鑿百札驥駟不服朱
軒命世不履爵勢則孰知其能攄符彩之耀曄頓雲
禽於千仞騁逸迹以追風康庶績於百揆乎夫其不
遇亦得不雜糅於瓦石鈞賤於朽木列鑣於下乘等

望於凡瑣哉嗟乎彌棘矢而望高手乎渠廣策疲駑
而求繼軌於周穆放斧斤而欲雙巧於班墨志良才
而欲彝倫之攸叙不亦難乎名實雖漏於一世德音
可邀乎將來樂天知命何慮何憂安時處順何怨何
尤哉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一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清鑒

抱朴子曰咸謂勇力絕倫者則上將之器洽聞治亂者則三九之才也然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而皆喪元辱主授首非所孔融邊讓文學邈俗而並不達治務所在敗績鄧禹馬援田間諸生而善於用兵蕭何曹叅不涉經誥而優於宰輔爾則知人果未易也欲試可乃已則恐成折足覆餗欲聽言察貌則或似是而

非真偽混錯然而世人甚以為易經耳過目謂可精
盡余甚猜焉未敢許也區別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
人不可力為自非明並日月聽聞無音者願加清澄
以漸進用不可頓任輕假利器收還之既甚難所損
者亦以多矣無以一事闇保其餘同乎己者未必可
用異於我者未必可忽也或難曰夫在天者雷象在
地者有形故望山度水則高深可推風起雲飛則吉
凶可步智者覩木不瘁則悟美王之在山覲岸不枯
則覺明珠之沉淵彗星出則知鱣魚之方死日月蝕

則識騏驎之共鬪華霍不須稱而無限之重可知矣
江河不待量而不測之數已定矣鴻鵠之翼騶騏之
足雖未飛走輕迅可必也豪曹之劍徐氏匕首雖未
奮擊其立斷無疑也駁子有吞牛之容鶚鷂有凌鷲
之貌卉茂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虎尾不附狸身
象牙不出鼠口叔魚無厭之心見於初生之狀食我
臧宗之徵著乎開胞之始申童覺竊妻之巫臣張負
知將貴之陳平范子所以絕迹於五湖者以句踐蜂
目而鳥喙也趙人所以息意於爭鋒者以白起首銳

而視直也文王之接呂尚棄陰未移而知其足師矣
玄德之見孔明晷景未改而腹心已委矣郭泰中才
猶能知人故入潁川則友李元禮到陳留則結符偉
明入外黃則親韓子助至蒲亭則師仇季知止學舍
則收魏德公觀耕者則拔茅季偉竒孟敏於擔負戒
元艾之必敗終如其言一無差錯必能簡精鈍於符
表詳舒急平聲氣料明闇於舉厝察清濁於財色觀
取與於宜適謂虛實於言行考操業於閨閫校始終
於信効善否之驗不其易乎抱朴子答曰余非謂人

物了不可知知人挺無形理也徒以斯術存乎大明
非夫當人自許然而世士各謂能之是以有云以警
付任耳夫貌望豐偉者不必賢而形器疋瘁者不必
愚咆哮者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或外候同而用意
異或氣性殊而所務合非若天地有常候山川有定
止也物亦故有遠而易知近而難料譬猶眼能察天
衢而不周項領之間耳能聞雷霆不能識螿蟻之音
也唐呂樊許善於相人狀唯知壽夭貧富官秩尊卑
而不能審情性之寬尅志行之沆隆惟帝難之况庸

人乎而吾子舉論形之例詰精神之談未脩其本殆
失指矣夫亡射之箭皆破秋毫然準的恒不得為工
叔向之母申氏之子非不一得然不能常也陶唐稽
古而失任姬公欽明而謬授尼父遠得崇替於未兆
近失澹臺於形骸延州審清濁於千載之外而蔽竒
士於咫尺之內知人之難如此其甚郭泰所論皆為
此人過上聖乎但其所得者顯而易識其所失者人
不能紀且夫所貴貴乎見俊才於無名之中料逸足
乎吳坂之間掇懷珠之蚌於九淵之底指含光之珍

於積石之中若伯喈識絕音之噐於煙燼之餘平子
別逸響之竹於未用之前六軍之聚市人之會暫觀
一覩無所眩惑探其潛生之心計定其始終之事行
乃為獨見不傳之妙耳如未論必俟考其操蹈之全
毀觀其云為之好醜此為絲線既經於銓衡布帛已
歷於丈尺除乃說其斤兩之輕重端匹之修短人皆
能之何煩於明哲哉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一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二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行品

抱朴子曰擬玄黃之覆載揚明並以表微文彪曷而
備體澄獨見以入神者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
標以邈俗虛靈機以如愚不貳過而諂黷者賢人也
居寂寞之無為蹈脩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盡烝嘗於
存亡保髮膚以揚明者孝人也垂惻隱於有生恒恕
已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嶮難而一節

者忠人也覲微理於難覺料倚伏於將來者明人也
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
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
辱以苟命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清詳而無悔
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染繫於勢利者清人也
篤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
久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人也摘銳藻以立言辭炳
蔚而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列騁干戈以靜難
者武人也甄培索之淵奧該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

銳乃心於精義吝寸陰以進德者益人也識多藏之
厚亡臨祿利而如遺者庶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
志於可欲者貞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為己任
者篤人也潔皎分以守終不遜厚而苟免者節人也
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每居卑而
推功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惇睦於九族必居
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疑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
者幹也拔朱紫於中構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
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

忘生格兕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衆仗法
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功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
者藝人也凌強禦而無憚雖嶮逼而不沮者黠人也
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謗譏而
晏如不懼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歡遭憂
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
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者謹人也
奉禮度以戰兢及親踈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
無欲時雖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無一然

而不躋善人之迹者下人也門人請曰善人之行旣
聞其目矣惡者之事可以戒俗者願文垂誥焉抱朴
子曰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危身者悖人也懷邪偽
以偷榮豫利已而忘生者逆人也背仁義之正塗苟
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好爭奪而無厭專醜正而害
直者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者害
人也飭邪說以浸潤構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
而行違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苟
尚勝而肆怒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挾毒而無

親者姦人也承風指以苟容揆主意而扶非者諂人也言不計於反覆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也覩利地而亡義弃廉耻以苟得者貪人也覲艷逸而心蕩飭誇綺而思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耻請問於勝己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逮雖多為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速推貨賄以爭津者邪人也既傲狠以無禮好凌辱乎勝已者悖人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懾者怯人

也治細辯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闇事宜
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事非而不改聞
良規而增劇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告絕於親
舊者薄人也旣疾其所不逮喜他人之有災者妬人
也專財穀而輕義觀困匱而不振者吝人也冒至危
以僥倖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情局碎而偏黨志
唯務於盈利者小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博戲而無
已者迷人也忘等威之異數快飭玩之誇麗者奢人
也耽聲色與飲譙廢慶弔於人理者荒人也旣無心

於脩尚又怠惰於家業者嬾人也無抑斷之威儀每
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道義而如醉聞貨殖而波
擾者穢人也杖淺短而多謬聞趨舍之臧否者笨本步
切人也憎賢者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者嚚人也覩
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違道義以赴
趨冒禮刑而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受嗤言發口
而違理者拙人也事酋豪如僕虜值衰微而背惠者
慝人也損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踞傲者驕人也弃
衰色而廣欲非宦學而遠遊者蕩人也無忠信之純

固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顏而面從至析離
而背毀者偽人也習強梁而專已距忠告而不納者
刺人也抱朴子曰人技未易知真偽或相似士有顏
貌脩麗風表閑雅望之溢目接之適意威儀如龍虎
盤旋成規矩然心蔽神否才無所堪心中所有盡附
皮膚口不能吐片竒筆不能屬半句入不能宰民出
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銜命則辱命動靜無宜出處
莫可蓋難分之一也士有貌望樸悴容觀矧陋聲氣
雌弱進止質澁然而含英懷寶經明行高幹過元凱

文蔚春林官則庶績康用武則克全獨勝蓋難分之
二也士有謀猷淵邃術略入神智周成則思洞幽玄
才兼能事神器無宜而口不傳心筆不盡意造次之
接不異凡庸蓋難分之三也士有機辯清銳巧言綺
祭擊引譬喻淵湧風厲然而口之所談身不能行長
於識古短於理今為政政亂牧民民怨蓋難分之四
也士有外形足恭容度言恪而神䟽心慢中懷散放
受任不憂居局不治蓋難分之五也士有控弦命中
空拳入白倒乘立騎五兵畢習而體輕慮淺手勦心

怯虛試無對而實用無驗望塵奔北聞敵失魄蓋難分之六也士有梗槩簡緩言希貌樸細行闕漏不為小勇跼蹐拘檢犯而不校握爪垂翅名為弱愿然而膽勁心方不畏強禦義正所在視死猶歸支解寸斷不易所守蓋難分之七也士有孝友溫淑恂恂平雅履信思順非禮不蹈安困繫志操清冰霜而疏遲迂闊不達事要見機不作所為無成居已梁倡受任不舉難分之八也士有行已高簡風格峻峭嘯傲偃蹇凌儕慢俗不肅檢括不護小失適情率意旁若無人

朋黨排譴談者同敗士友不附品藻所遺而立朝正
色知無不為忠於奉上明於攝下蓋難分之九也士
有含弘曠濟虛已受物藏疾匿瑕溫恭廉潔勞謙冲
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託孤可保而純良暗權仁而
不斷善不能賞惡不忍罰忠貞有餘而幹用不足操
柯猶豫廢法効非枉直混錯終於負敗蓋難分之十
也夫物有似而實非若然而不然料之無惑望形得
神聖者其將病諸况乎常人故用才取士推昵結友
不可以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若乃性行之惑變

始正而終邪若王莽初則美於伊霍晚則劇於趙高
又非中才所能逆盡也若令士之易別如鷦鷯之與
鴻鵠狐兔之與龍驎者則四凶不得官於堯朝管蔡
不得幾危宗周仲尼無澹臺之失延陵無捐金之恨
伊尹無七十之勞項羽無嫌范之悔矣所患於其如
砥砢上音武下音夫之亂瑾瑜鮫螟之似鳳凰凝冰之類水
精煙熏之凝雲氣故令不謬者尠也惟帝難之矧乎
近人哉夫唯大明玄鑒幽微靈銓揣物思灼沉昧瞻
山識璞臨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

使臧否區分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傳說呂
尚不永弃高莽宰詔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
其偽矣斯蓋取士之較略選擇之大都耳精微之求
存乎其人固非毫翰之所備縷也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二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三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弭訟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綱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廟玄纁贄幣親御授綬壻有三年之喪致命女氏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旣沒請命於壻壻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婚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

不修義許而弗與訟閱穢辱煩塞官曹今可使諸爭
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
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
者不生訟心貪吝者無利重受乃王治之要術不易
之永法也抱朴子答曰劉君愍德讓之凌替疾民爭
之損化雖速我訟室家不足用和之貴將遂淪胥創
讜言以拾世遺建嘉謀以拯流遁紛譁之俗將以此
而易無耻之風將由茲而移彌綸情偽固難間矣誠
經國之永法至益之篤論也洪以不敏不識至理造

次承聞竊有疑焉夫婚媾之結義無逼迫彼則簡擇而求此則可意乃許輕諾後悔罪在女氏食言弃信與奪任情嚴防峻制未之能弭今猥恣之唯責裨媵倍貧者所憚也豐於財者則適其願矣後所許者或能富殖助其裨媵必所甘心然則先家拱默不得有言原情論之能無怨歎乎夫不伏之人視死猶歸血刃之禍於是將起今苟惜其辭訟之小醜而搆其難忍之大恨所謂愛其徼子宙覽之煩忘其凋殞之酷也夫買物於市者或加價而奪之則欺忍而不忿然

矣况乎見奪待告之妻哉此法遂用者將使結婚者
雖納敬親迎猶抱有見奪之慮何者劉君之論以同
牢為斷固也爾則女氏雖受幣積年恒挾在意之威
恃可數奪必惰於擇壻壻小不得意便得改悔結讎
速禍莫此之甚矣襄人畫法慮關終始杜漸防萌思
之良精而不關次奪之路斷以報板之制者殆有意
乎儻令女有國色傾城絕倫而值豪右權臣之徒目
玩冶容心忘禮度資累千金情無所吝十倍還娉猶
所不憚况但一乎華氏不難於殺孔父而取其妻楚

人為子迎婦以其美而自納之以此論之豈惜傾竭

居產以助女氏還前家之直哉小人輕薄睡

五獮魚計二切

眦

在懶在計二切

成怨又喜委衰逐盛蹋冷趨熱此法之行

則必多奪貧賤而與富貴者矣不審吾君何方以防
弊乎或曰可使女氏受娉禮無豐約皆以即日報板
後皆使時人署姓名於別板必十人以上以備遠行
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壻家書必手書一
紙若有變悔而證據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罪
如此庶於無訟者乎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三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四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酒誡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順也
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
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
淫聲也惑鼻者必菴昌給切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
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音畢惑則或承之
禍為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者嚴隱括於性理不

肆神以逐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筭其抑情也劇
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轡之乘奔故能內
保永年外免釁累也蓋飢寒難堪者也而清節者不
納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處危
亂之榮貴焉蓋計得則能忍之心全矣道勝則害性
之事棄矣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細
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
之惑之息淺切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
絕又不肯節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災之根源似執渴

之恣冷雖適已而身危也小大亂喪亦罔非酒然而

俗人是酣是酒音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整詠

湛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溫克之

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夫琉璃海螺之器並用滿酌

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轄投井於是口涌鼻溢

濡首及亂屢僂蹢躅舍其坐遷載號載女友切如

沸如羹或爭辭尚勝或啞啞烏格切獨笑或無對而

談或嘔吐几筵或值蹙居月切良倡或冠脫帶解貞良

者流華督之顧眄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者蓬

轉而波擾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垂
 掌而諧聲謙卑而不競者采禪瞻以高交廉耻之儀
 毀而荒錯之疾發闡葺之性露而傲很之態出精濁
 神亂滅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阬客庚切谷而不憚以
 九折之阪為螳封或登危蹋顛雖墮隊而不覺以呂
 梁之淵為牛跡也或肆忿於器物或為命切酗管酒於
 妻子加枉酷於臣僕用剡鋒乎熾火烈於室廬培寶
 玩於淵流遷威怒於踞人加暴害於士友褻嚴主以
 夷戮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尚辭煩而

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前幼
賤悖慢於耆宿之座謂清談為詆詈以忠告為侵已
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前後
搆瀉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少凌長則鄉黨加重責
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士不
能堪矣計數深尅則醒者不能恕矣起衆患於須臾
結百痾於膏肓呼光切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
無自及之蹊蓋智者所深防而煦人所不免也其為
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

於能否料瀝雷於小餘以稽遲為輕已傾臣注於所
敬殷勤勸而成薄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怨色醜音所
由而發也夫風經府藏使人惚恍及其劇者自傷自
虞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於醉
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節
酒若畏風憎病則荒沉之咎塞而流連之失正矣夫
風之為疾猶展攻治酒之為變在乎呼吸及其間亂
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丸見滄海如盤盂仰唯菴旦切
天墮俯呼地陷卧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

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
儀狄既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
以戴尊銜孟景升荒壞以三雅之爵劉松爛腸以逃
暑之飲郭珍發狂以無日不醉信陵之凶短襄子之
亂政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漢惠之伐命灌夫之
滅族陳遵之遇害季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
禁言皆是物也世人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
者至少彼衆我寡良箴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曩
者旣年荒穀貴人有醉者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

嚴令重申官司搜索收執榜

溥行切擊也

徇者相辱制鞭

而死者大半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
囊懷酒民之好此可謂篤矣余以匹夫之賤託此空
言之書末如之何矣又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
斷斯物緩已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
此而教教安得行以此而禁禁安得止哉沽賣之家
廢業則困遂修飭賂遺依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
力者獨止而有勢者擅市張壚專利乃更倍售從其
酤買公行靡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或人難曰夫

夏桀殷紂之亡信陵漢惠之殘聲色之過豈唯酒乎
以其生患於古而斷之於今所謂以褒姒喪周而欲
人君廢六宮以阿房之危秦而使王者結草菴也蓋
聞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唯酒無量仲尼之能也姬
旦酒肴不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婆婆巨醉故能斬
蛇鞠旅于公引滿一斛而斷獄益明管輅傾仰三斗
而清辯綺粲揚雲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子圍醉無
所識而霸功以舉一瓶之醪傾而三軍之衆悅解毒
之觴行而盜馬之屬感消憂成禮策勲飲至降神合

人非此莫以也。內速諸父，外將嘉賓，如淮如澠，春秋所貴。由斯言之，安可識乎？抱朴子答曰：酒旗之宿，則有之矣。譬猶玄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水火之原，於是。在焉。然節而宣之，則以養生立功用之；失適則焚溺而死。豈可恃懸象之在天，而謂水火不殺人哉？宜生之具，莫先於食。食之過多，實結癥瘕，况於酒醴毒之物乎？夫使彼夏桀、殷紂、信陵、漢惠，荒流於亡國之淫聲，沉溺於傾城之亂色，皆由乎酒熏其性，醉成其勢。所以致極情之失，忘修飭之術者也。我論其本，子識。

其未謂非酒禍禍其安出是獨知猛雨之霑衣而不
知雲氣之所作唯患飛埃之糝目不覺颯風之所為
也千鍾百觚不經之言不然之事明者不信矣夫聖
人之異自才智至於形骸非能兼人有七尺三丈之
長萬倍之大也一日之飲安能至是仲尼則畏性之
變不敢及亂周公則終日百拜肴乾酒澄上聖戰戰
猶且若斯况乎庸人能無悔乎漢高應天承運革命
向雖不醉猶當斬蛇于公聰達明於聽斷小大以情
不失枉直是以刑不濫加世無怨民但其健飲不即

書院
廢事若論大醉亦俱無知決疑之才何賴於酒未聞
臯繇甫侯子產釋之醉乃折獄也管輅年少希當劇
談故假酒勢以助膽氣若過其量亦必迷錯及其刺
毫釐於爻卦索鬼神之變化占氣色以決盛衰聆鳴
鳥以知方來候風雲而尅吉凶觀碑栢而識禍福豈
復須酒然後審之揚雲通人才高思遠英贍之富稟
之自天豈籍外物以助著述及其數飲由於偶好亦
或有疾以宣藥勢耳子圍師志蓋已素定雖復不醉
亦於終果瓶醪悅衆寓言之喻誠能賞罰允當威恩

得所長筭縱橫應機無方則士思果殺人樂奮命其
不然也雖流酒淵何補勝負繆公飲盜造次之權舍
法長惡何足多稱哉豈如慎之邪

去是惡尚且多難姑宜收貯之保

不然也雖亦歐歐何能辦負為公燈盞煮火之對舍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四終 俱士思果幾人樂書命其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五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疾謬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漸頽敬讓莫崇傲慢成俗
儔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
擣蒲彈棋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口不踰綺襦紈袴
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談論道之言
專以醜辭嘲弄為先以如此者為高遠以不爾者為
駮五駮切野於是馳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

猶宵蟲之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之應颯

甫遙切

風朝

戲之談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徃者務其不深焉
報者恐其不重焉倡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

耻於言輕之不塞周禾之芟温麥之刈實由報恨不

能已也利口者扶強而黨勢辯給者借錄以刺蔽

由切蔽
扶發切

以不應者為拙劣以先止者為負敗如此交

惡之辭焉能默哉其有才思者為人也猶善於依因

機會淮擬體例引古喻今言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

不傷不損人之所諱不犯人之所惜若夫拙者之為

人也則枉曲直湊使人愕然妍之與媿其於宜絕豈
唯無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
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
而成讎絕交壞身構隙致禍以杯螺相擲者有矣以
陰私相訐居謂切面斥人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管氏之泯
族匪降自天口實為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之
戒豈欺我哉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輸不能磨
斯言之既玷音點雖不能三思而吐清談猶可息詭調
以防禍萌也尊其辭令敬其威儀使言無口過體無

倨

居御切

容可法可觀可畏可愛蓋遠辱之良術全交

之要道也且夫慢人者不愛其親者也輕鬪者不重

遺體者也皆陷不孝可不詳乎然而迷謬者無自見

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疾美而無直亮之鍼

職深切

艾群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人歡笑以贊善面

從之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端

晏之捷過人之辯而不悟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

傳非之驛傾身之車也豈徒減其方策之令聞虧其

沒世之德音而已哉蓋雖有借老之慎不能救一朝

之過雖有陶朱之富不能贖片言之謬故毫釐之失
有千里之差傷人之語有劔戟之痛積微致著累淺
成深鴻羽所以沈龍舟群輕所以折勁軸寸颯所以
燔百尋之室蠹蝸所以仆普卜切連抱之木也古賢何
獨跼蹐恂恂之如彼今人何其愒慢傲放之如此乎
是以高世之士望塵而旋迹輕薄之徒響赴而影集
謀事無智者之助居危無切磋之益良史懸筆無可
書之善談者含音無足傳之美令聞不著醜聲宣流
沒有餘貶貶將來始無可法終無可紀斯亦志士

之耻也安忍為之過而不改斯誠委夷路而陷叢棘
舍嘉旨而啣鈎吻者也豈所謂以小善為無益而不
為以小惡為無損而不止以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
而不可解者邪余願世人改其無檢之行除其驕吝
之失遣其誇矜尚人之疾絕息朝弄不典之言則趙
勝之門無去客黃祖之楛無所用矣抱朴子曰或有
不治清德以取敬而仗氣力以求畏其入衆也則亭
立不坐爭處端上作色諧聲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恚
懟不退其行出也則逼狹之地耻於分塗振策長驅

推人於險有不即避更加攄頓嗚呼悲哉此云古之
卑而不可踰推陰讓路勞謙下士無競於物立若不
勝衣行若不容身者何其緬然之不肖哉夫德盛操
清則雖深自挹降而人猶貴之若履蹈不高則雖行
凌暴而人猶不敬假令外服人體內失人心所謂見
憎惡非為見尊重也昔莊生未食趙王側立騶衍入
壇燕君擁篲康成之里逆虜望拜林宗之庭莫不卑
肅非力之所服也夫以抄盜致財雖巨富不足嘉凶
德脅人雖見憚不足榮也然而庸民為之不惡故聞

其言者猶鴟梟之來鳴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詣則如妖怪之集也其在道塗則其逢虎之群也愚夫行之自矜為豪小人徵之以為橫階亂靡有定寔此之由也然敢為此者非必篤頑也率冠蓋之後勢援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佻榮位或以婚姻而連貴戚或弄毀譽以合威柄噐盈志溢態發病出黨成交廣道通步高清算所不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廟垣之鼠所未及

者則低眉掃地以奉望之居其下者作威作福以控
御之故勝已者則不得聞聞亦陽不知也減已者則
不敢言言亦不能禁也夫災蟲害穀至降霜則殄矣
佞雄亂群值嚴時則敗矣獨善其身者唯可以不肯
事之不行倣之而已耳有斧無柯其如之何哉抱朴
子曰詩美睢鳩貴其有別在禮男女無行媒不相見
不雜坐不通問不同衣物不得親授姊妹出適而反
兄弟不共席而坐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婦人送迎不
出門行必擁蔽其面道路男由左女由右此聖人重

別杜漸之明制也且夫婦之間可謂昵矣而猶男子
非疾病不晝居於內將終不死婦人之手况於他乎
昔魯女不幽居深處以致扈力各切之變孔妻不密
潜戶庭以起華督之禍史激無防有汗種之悔王孫
不嚴有杜門之辱而今俗婦女休其蠶織之業廢其
玄純之務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饋之事修周旋
之好更相從詣之適親戚承星舉火不已于行多將
侍從暉暉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褻謔可憎
可惡或宿于他門或晝夜而反遊戲佛寺觀視漁畋

登高臨水出境慶弔開車褰幃周章城邑盃觴路酌
絃歌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生致因緣無所不肯
誨淫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願諸君子
少可禁絕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抱朴子曰輕薄之
人迹廁高深交成財贍名位粗會便背禮叛教託云
率任才不逸倫強為放達以傲兀無檢者為大度以
惜護節操者為澁少於是臘鼓垂無賴之子白醉耳
熱之後結黨合群遊不擇類竒士碩儒或隔離而不
接妄行所在雖遠而必至攜手連袂以遨以集入他

嘗臺觀人婦女指玷脩短評論美醜不解此等何為者哉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嚴飭未辦不復窺聽犯門折關踰堦居毀切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隱僻就而引曳亦怪事也夫君子之居室猶不奄家人之不備故入門則揚聲升堂則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然落拓之子無骨體而好隨俗者以通此者為親密距此者為不泰誠為當世不可不爾於是呼憤雜入室視妻促膝之狹坐交杯觴於咫尺絃歌淫冶之音曲以詭文君之動

心載號載呶譁戲醜褻窮鄙極黷爾乃突亂男女之
大節蹈相鼠之無儀夫桀傾紂覆周滅陳亡咸由無
禮况匹庶乎蓋信不由中則屢盟無益意得神至則
形噐可忘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而
成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
何必房集內讒爾乃款誠著妻妾飲會然後分好昵
哉古人鑿淫敗之曲防杜傾邪之端漸可謂至矣修
之者為君子背之者為罪人然禁疏則上宮有穿窬
之男網漏則桑中有奔隨之女縱而肆之其猶列猛

火於雲夢開積水乎萬仞其可撲以鬻篲過以撮壤
哉然而俗習行慣皆曰此乃京城上國公子王孫貴
人所共為也余每折之曰夫中州禮之所自出也禮
豈然乎蓋衰亂之所興非治世之舊風也夫老聃清
虛之至者也猶不敢見乎所欲以防心亂若使柳下
惠潔高行屢接褻讌將不能不使情生於中而色形
于表况乎情淡者萬未一而抑情者難多得如斯之
事何足長乎窮士雖知此風俗不足引進而名勢並
乏何以整之每以為慨故常獲憎於斯黨而見謂為

野朴之人不能隨時之宜余其於信已而已亦安以
我之不可從人之可乎可歎非一率如此也已矣夫
吾末如之何也彼之染入邪俗淪胥以敗者曷肯納
逆耳之讜言而反其東走之遠迹哉抱朴子曰俗間
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
慢對其為鄙黷不可忍論或感以楚撻或繫脚倒懸
酒容酗管不知限齊至使有傷於流血踈鳥目切折支
體者可歎者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
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

德為鄉閭之所敬言為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
呵之何謂同其波流長此弊俗哉然民間行之日久
莫覺其非或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遂詘
周而疵孔謂傲放為邈世矣或因變故佻竊榮貴或
賴高援翻飛拔萃於是便驕矜誇驚氣凌雲物步高
視遠眇然自足顧瞻否滯失群之士雖實英異忽焉
若草或傾枕而延賓或稱疾以距客欲令人士立門
以成林車騎填噓於閭巷呼謂尊貴不可不爾夫以
勢位言之則周公勤于吐握以聞望校之則仲尼恂

恂善誘咸以勞謙為務不以驕慢為高漢之末世則
異於茲蓬髮亂鬢橫挾不帶或褻衣以接人或裸袒
而箕踞朋友之集類味之遊莫切切進德問問修業
攻過弼違講道精義其相見也不復叙離闊問安否
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不成
親至而棄之不與為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食競
割掣撥森摺無復庶耻以同此者為泰以不爾者為
劣終日無及義之言徹夜無箴規之益誣引老莊貴
於率任大行不顧細禮至人不拘檢括嘯傲縱逸謂

之體道嗚呼惜乎豈不哀哉於是嘲族以叙歡交極
黷以結情款以傾倚申脚者為妖妍標秀以風格端
嚴者為田舍朴駮以蚩鎮抗指者為勦令鮮倚以出
言有章者為摺答猝突凡彼輕薄之徒雖便辟偶俗
廣結伴流更相推揚取達速易然率皆皮膚狡澤而
懷空抱虛有似蜀人瓠壺之喻胸中無一紙之誦所
識不過酒炙之事所請傲狠明德即聾從昧冒干貨
財貪于飲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也若問以墳索之
微言鬼神之情狀萬物之變化殊方之奇怪朝廷宗

廟之大禮郊祀禘祫之儀品三正四始之原本陰陽
律曆之道度軍國社稷之典式古今因革之異同則
恍惚自失喑鳴俛仰蒙蒙焉莫莫焉雖心覺面牆之
困而外護其短乏之病不肯謚已強張大談曰雜碎
故事蓋是窮巷諸生章句之士吟詠而向枯簡匍匐
以守黃卷者所宜識不足以問吾徒也誠知不學之
弊碩儒之貴所祖習之非所輕易之謬然終於迷而
不返者由乎放誕者無損於進趨故也若高人以格
言彈而呵之有不畏大人而長惡不悛者下其名品

書院
則宜必懼然水泮而革面旋而東走之迹矣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五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六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譏惑

抱朴子曰澄濁剖判瘳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
宗或有知言焉于獲識往歸終知來玄禽解陰陽地
螳遠泉流著龜無以過焉甘石不能勝焉夫唯無禮
不則貴性厥初遠古民無階級上聖悼混然之甚陋
愆巢穴之可鄙故構棟宇以去鳥獸之群制禮數以
異等威之品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整折拱則抱

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接對之容至于三千蓋檢溢
之隄防人理之所急也故儼若冠於曲禮望貌首於
五事出門有見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
於宵浴仲由臨命而結纓恭容暫廢惰慢已及安上
治民非此莫以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
水雖暫假息然枯槩可必待也人之棄禮雖猶覩然
而禍敗之階也魯秉周禮暴兵不加魏式干木銳寇
旋旆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槁之脆強秦殺函襲嶮
而無折柳之固豈非棄三本而喪根柢之攸召哉矧

乎安可觸情喪亂日久風類教沮抑斷之儀廢簡脫
之俗成近人值正化之崑後庸民遭道網之絕素猶
網魚之去水罟圍獸之出陸羅也喪亂以來事物屢
變冠履衣服袖袂財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
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飭無常以同為
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
額也余實凡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
所指者余未曾易也雖見指笑余亦不理也豈苟欲
違衆哉誠以為不急耳上國衆事所以勝江表者多

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國不改其桑梓之法也况於在其父母之鄉亦何為當事棄舊而強更學乎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並用古體俱足周事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瀆也况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効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今忽然無復念

之情昔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人躡之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飭其音非痛切之謂也又聞貴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數食宣藥勢以飲酒為性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幃帳茵褥任其所安於是凡瑣小人之有財力者了不復居於喪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引滿投空至於沈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并在衰老於禮唯應縗

麻在身不成喪致毀者皆過哀啜粥口不經甘時人
雖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
相去之遼緬乎又凡人不解呼謂中國人之居喪者
多皆奢溢殊不然也吾聞晉之宣景文武四帝居親
喪皆毀瘠踰制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禮皆行七
月服于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為法世人何
獨不聞此而虛誣高人不亦惑乎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六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七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刺驕

抱朴子曰生平世貴之門居乎熱烈之勢率多不與驕期而驕自來矣非夫超群之器不辯於免盈溢之過也蓋勞謙虛已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多附之者衆則安去之者多則危之診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而為之不亦蔽哉亦有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翕肩歛迹僿伊側立低眉屈膝奉附權豪

因緣運會超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泉瓌使自軒昂
目不步足噐滿意得視人猶芥或曲宴密集管絃嘈
囂後賓填門不復接引或於同造之中偏有所見復
未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差勤以數接有情苞苴繼到
壺榼不曠者耳孟軻所謂愛而不敬豕畜之也而多
有行諸云是自尊重之道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
下賤卑以自牧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
廢疾安共為之可悲者也若夫偉人巨噐量逸韻遠
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玄之表

道足於內遺物於外冠摧履決藍縷帶索何肯與俗
人競幹佐之便辟修佞幸之媚容効上林喋喋之畜
夫為春蠶夏蠅之聒耳求之以貌貴之以妍俗人徒
覩其外形之粗簡不能察其精神之淵逸務在皮膚
不料心志雖懷英抱異絕倫邁世事動可以悟舉世
之術言發足以解古今之惑含章括囊非法不談而
茅蓬不能動萬鈞之鏗鏘侏儒不能看重仞之弘麗
因而蚩之謂為凡愷夫非漢東之人不能料明珠於
泥淪之蚌非泣血之民不能識夜光於重崖之裏

螟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游牛迹之水
不貴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
相逮理自不合無所多怪所以疾之而不能默者願
夫在位君子無以貌取人勉勗謙損以永天秩耳抱
朴子曰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放見謂大度
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或亂項科頭
或裸袒蹲夷或濯脚於稠粳或溲便於人前或停客
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此蓋左衽之所為非諸夏
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學猶以跣蹕自病得失財

不相補向使二生敬蹈檢括恂恂以接物兢兢以御
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况不及之遠者而遵修其業
其速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清德見待而已乎
昔西施心痛而卧於道側姿顏妖麗蘭麝芬馥見者
咸羨其容而念其疾莫不躊躇焉於是鄰女慕之因
偽疾伏於路間形狀旣醜加之酷臭行人皆憎其貌
而惡其氣莫不睨面掩鼻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戴
阮之自然而効其倨慢亦是醜女闇於自量之類也
帝者猶執子弟之禮於三老五更者率人以敬也人

而無禮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親也蓋欲人之敬之必見自敬焉不修善事則為惡人無事於大則為小人紂為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為素王則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為犯禮之行而不喜聞端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汙也昔辛有見被髮而祭者知戎之將熾余觀懷敗之世俗尚驕褻夷虜自遇其後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今天下向平中興有徵何可不共改既往之失脩濟濟之美乎夫入虎狼之群後

知貴育之壯勇處禮發之俗乃知雅人之不渝道化
凌遲流遁遂往賢士儒者所宜共惜法當扣心同慨
矯而正之若力之不能末如之何且當竹柏其行使
歲寒而無改也何有便當朋騰競逐彼闖茸之徒以
取容於若曹邪去道彌遠可謂為痛歎者也其或俄
然守正確爾不移不蓬轉以隨衆不改雅以入鄭者
人莫能憎而知其善而斯以不同於已者便共仇讎
而不數之嗟乎衰弊乃可爾邪君子聽使以亢亮方
楞無黨於俗揚清波以激濁流執勁矢以厲群枉不

過當不見容與不得富貴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
此獨立不達亦何若何恨乎而便當伐本瓦合鋪糟
握泥剗足適履毀方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使
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行猶
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操不可改也故分定計
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
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萍浮以
索鑿柄劬乎禮之所弃者之所為哉抱朴子曰聞之
漢末諸無徒自相品藻次第群驕慢傲不入道檢者

為都魁雄伯四通八達皆背叛禮教而縱肆邪僻訕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醜言身行弊事凡所云為使人不忍論也夫古人所謂通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仁義耳豈謂通乎褻黷而達於淫邪哉有似盜跖自謂有聖人之道五者也此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賊之來不能經久豈所損壞一服而已若夫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既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生晚出彼或以經清之資或佻竊虛名而躬自為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

之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
放者樂且易而為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此
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長以買官而
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飭也其黨與足以相引也
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為證曰彼縱情恣慾而不妨其
赫奕矣此敕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
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
八達者愛助附已為之履不及納帶不暇結攜手升
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請會則直致所惠則得多屬

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言論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
論薦則蹇驢象龍駿之價所中傷則孝已受商臣之
談故小人之赴也若決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
火乎雲夢之枯草焉欲望肅雍濟濟後生有式是猶
炙冰使燥積灰令熾矣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七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八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百里

抱朴子曰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官益大其事愈優煩劇所鍾其唯百里般役於是乎出調求之所叢赴牧守雖賢而令長不堪則國事不舉萬機有闕其損敗豈徒止乎一境而已哉令長尤宜得才乃急於臺省之官也用之不得其人其故無他也在乎至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違也或

父兄貴重而子弟以聞望見選或高人屬託而凡品以無能見叙或是所宿念或親戚匪他知其不可而能用也等亦時有快者不為盡無所中也要於不精者率多矣其能自効立勉修清約夙夜在公以求衆譽懼風績之不美耻知己之謬舉歎矣庸猥之徒器小志近冒于貨賄唯富是圖肆情恣慾元止無足在所司官知其有足賴主人舉劾彈糾終於當解慮其結怨反見中傷不敢犯觸而恣其貪殘矣如此黎庶亦安得不困毒而離叛離叛者衆則不得不屯聚而

為群盜矣夫百尋之室焚於分寸之颺千丈之波潰
於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改張乎而秉斤
兩者或舍銓衡而任情掌柯斧者或曲繩墨於附已
選之者既不為官擇人而求之者又不自謂不任於
是蒞政而政荒牧民而民散或有穢濁驕奢而困百
姓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多怨叛者矣或有閹塞退
憤而庶事亂者矣或有潦倒疏緩而致弛壞者矣或
有好興不急而疲人力者矣或有藏養逋逃而行凌
暴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受欺弄者矣或有以音聲

酒色而致荒酒者矣或有圍碁樗蒲而廢政務者矣
或有田獵遊飲而忘庶事者矣或有不省辭訟而刑
獄亂者矣百姓不堪起為寇賊覺死發聞寘于叢棘
虧君上之明益刑書之煩而民之荼毒亦已深矣夫
用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繁纓何由騁迹於追風以
壞龍當雲雨安能耀景於天衢哉若秉國之鈞出納
王命者審良樂之顧聆不令跛蹇廁騏驎肩昧苟得
闇於自量者慮中道之顛躓不以駑齯服鸞衡則何
患庶績之不康何憂四凶之不退三皇豈足四五帝

豈難六哉
卷二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八終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九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接䟽

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大明桑蔭未移而金蘭之恊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試而相知之情已審矣飄乎猶起鴻之乘勁風翩乎若騰鱗之躡驚雲也若以沈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矣若以䟽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說政則審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不

錄於漢矣明者舉大略細不伎不求故能取威定功
成天平地豈肯稱薪而爨數粒乃炊并瑕弃璧披毛
索縶黑哉

曰審矣...
曰固矣...
曰休乎曰以英...
林記

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九終

晉書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鈞世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
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
之方江河螿埴之並嵩岱矣故水不發崑山則不能
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
焉抱朴子答曰夫論管宄者不可問以九陔之無外
習拘闕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徃古之士匪鬼

匪神其形器雖冶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
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
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素歷亂埋藏積久
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
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
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贍麗也毛詩者
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
富也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株之
徒嘖嘖所翫有耳無目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為

神今世所著為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劔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偽題見寶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為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為大厦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雖饒而未可謂之為煎熬之盛膳渝狄之嘉味也今詩與古詩俱有義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並有德行而一人偏

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體國色而一人獨閑百伎，不可混為無異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鈐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軍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

不彫飭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刻錦麗而且堅未
可謂之減於蓑衣輜駟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推
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為知有胡越之接終不
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晚為辨則書
何故以難知為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
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
縷舉也世人皆知之快於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
邪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一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省煩

抱朴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彌綸人理誠為曲備然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邪人倫雖以有禮為貴但當令足以叙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讓之繁重拜起俯伏之無已邪徃者天下乂安四方無事好古官長時或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督以楚撻晝夜修習廢寢與食經時學之一日試之執卷從事案文舉

黜謫之罰又在其間猶有過誤不得其意而欲以
為以此為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此墨子所謂累世
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古人詢于芻蕘
博採童謠狂夫之言猶在擇焉至於墨子之論不能
非也但其張刑網開塗徑浹人事備王道不能曲述
耳至於譏葬厚刺禮煩未可棄也自建安之後魏之
武文送終之制務在儉薄此則墨子之道有可行矣
余以為喪亂既平朝野無為王者所制自君作古可
命精學洽聞之士才任損益免於拘愚者使刪定三

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其煩
重遊說辭異而義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無所傷
損卒可斷約而舉之勿令沈隱復有疑滯其吉凶器
用之物俎豆觚觶之屬衣冠車服之制旗章采色之
美官室尊卑之品朝饗賓主之儀祭奠殯葬之變郊
祀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禮皆可減省務令約儉夫
約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
則泣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不苛矣拜伏揖讓
之節升降盤旋之容使足叙事無令小碎條牒各別

今易案用今五禮混攙雜飭紛錯枝分葉散重出牙
見更相貫涉舊儒尋案猶多所滯駁難漸廣異同無
已殊理兼說歲增月長自非至精莫不惑悶躊躇岐
路之衢愁勞群疑之藪煎神瀝思考校叛例嘗有窮
年竟不豁了治之勤苦決嫌無地呻吟尋析憔悴決
角修之華首不立妨費日月廢棄他業愁困後生真
未央矣長致章句多於本書今若破合雜俗次比種
稷刪削不急抗其綱較其今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
五色之有定息學者萬倍之役弭諸儒爭訟之煩將

來達者觀之當羨於今之視周矣此亦改燒石去血
食之比無所憚難而恨恨於惜懷推車遲於去巢居
也然守常之徒而卒聞此義必將愕然創見謂之狂
生矣夫三王不相沿樂五帝不相襲禮而其移風易
俗安上治民一也或革或因損益懷善何必當乘船
以登山策馬以涉川被甲以升廟堂重裘以當隆暑
乎若謂古事終不可變則棺槨不當代薪埋衣裳不
宜改裸袒矣

易柔用今五禮之功雖易也每故分業故重出牙
宜效若與身之德也其猶多也沛容難動舊異同無
平谷謂才華然不可變限計其本實外德也其德
以公山東其以文也其甲也其國也重要以首動其
公也士合九也其重也其德也其德也其德也其德也
生使美也生不許公樂也其德也其德也其德也其德也
也其德也其德也其德也其德也其德也其德也其德也
金之也無也其德也其德也其德也其德也其德也其德也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一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二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尚博

抱朴子曰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書為增深之川流
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
裨嵩嶽也雖津塗殊闢而進德同歸雖離於舉趾而
合於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
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難故謂百世為隨踵不以璞非
崑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

書

是以問陌之拙詩軍旅之鞠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
十猶見撰錄亞次典誥百家之言與善一揆譬操水
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
焉漢魏以來群言彌繁雖義深於玄淵辭贍於波濤
施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
大荒之外安圓堵於函夏之內近弭禍亂之階遠垂
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驥馭之
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
徒桎梏淺隘之中挈瓶訓詁之間輕竒賤異謂為不

急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鑄
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群色
會而袞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賦淺近
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切之至言為駮
拙以虛華之小辯為妍巧真偽顛倒玉石混淆同廣
樂於桑間釣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
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騁辭耀藻無補救於得失未
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顏閔為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
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為餘事而吾子不褒崇

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答曰德行為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譏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筌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

密源流至到之脩短蘊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
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耀
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
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
強弱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槩之一
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
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稱援琴者至衆而夔
襄專知音之難廐馬千駟而騏驎有邈群之價美人
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且文章

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末之前聞夫
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為稱大人虎炳君子
豹蔚昌旦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
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
雖賤猶貴犬羊之羶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珍末
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球玉之居蚌石雲雨
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為德行之弟
未可呼為餘事也或曰今世所為多不及古文章著
述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答曰

百家之言雖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
之古人不必悉減也或有汪濊玄曠合契作者內闕
不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遠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
紬繹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凝闕
於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鹹者莫能識其味用思
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眄凌雲汗血
緩步呼吸千里而螻蟻怪其無階而高致駑蹇患其
過已之不漸也若夫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
之間而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

精以其淺揣甚深雖始自髻鬣訖于振素猶不得也
夫嘗其快者必譽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
自然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為虛誕悽力俟切敬也
誠以為爾未必違情以傷物也又世俗率神貴古昔
而黷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所
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雖
有擬斷之劍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死
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鵠之所合也雖有超群之人猶
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

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大玄見
蚩薄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
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
之朗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
見非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剗絃者諒有以而然
乎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二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三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漢過

抱朴子曰歷覽前載逮乎近代道微俗弊莫劇漢末也當塗端右閹官之徒操弄神器秉國之鈞廢正興邪殘仁害義躡踏背憎即聾從昧同惡成群汲引姦黨吞財多藏不知紀極而不能散錙銖之薄施振清庶之窮儉焉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厚貨者不直也官高勢重力足拔才而不能發毫釐之

片言進益時之翹俊也其所用也不越於妻妾之戚
屬其惠澤也不出乎近習之庸瑣莫戒臧文竊位之
譏靡追解狐忘私之義分祿以擬王林致士以由方
回故列子比屋而門無鄭陽之恤高概成群而不遭
暴生之薦抑挫獨立推進附己此樊姬所以掩口馮
唐所以永慨也干時率皆素飡偷容掩德蔽賢忌有
功而危之疾清白而排之諱忠讜而陷之惡特立而
擯之柔媚者受崇飭之祐方稜者蒙訕棄之患養豺
狼而殲麟虞殖枳棘而剪椒桂於是傲兀不檢九轉

萍流者謂之弘偉大量苛碎峭峻懷螫挾毒者謂之
公方正直令色警憲有貌無心者謂之機神朗徹利
口小辯希指巧言者謂之標領清妍粹突萍鷺驕矜
輕佻者謂之魏我瑰桀嗜酒好色鬪茸無疑者謂之
率任不矯求取不廉好奪無足者謂之淹曠達節蓬
髮褻服遊集非類者謂之通美汎愛反經詭聖順非
而博者謂之莊老之客嘲弄嗤領凌尚侮慢者謂之
蕭豁雅韻毀方投圓面從響應者謂之絕倫之秀憑
倚權豪推貨履徑者謂之知變之奇嬾看文書望空

下名者謂之葉大志高仰賴強親位過其才者謂之
四豪之匹輸貨勢門以市名爵者謂之輕財貴義結
黨合譽行與口違者謂之以文會友左道邪術假託
鬼怪者謂之通靈神人卜占小數誑飭禍福者謂之
知來之妙盤馬弄稍山角切一夫之勇者謂之上將之
元合離道聽偶俗而言者謂之英才碩儒若夫體亮
行高神清量遠不諂笑以取悅不曲言以負心含霜
履雪義不苟合據道推方疑然不群風雖疾而枝不
撓身雖困而操不改進則切辭正論攻過箴闕退則

端誠杜私知無不為者謂之闇駘徒苦夙興夜寐退
食自公憂勞損益畢力為政者謂之小器俗吏於是
明哲色斯而幽遁高俊括囊而佯愚疏賤者奮飛以
擇木繫制者曲從而朝隱知者不肯吐其秘筭勇者
不為致其果毅忠寒離退姦凶得志邪流溢而不可
遏也偽塗闢而不可杜也以臻乎凌上替下盜賊多
有宦者奪人主之威三九死庸豎之手忠賢望士謂
之黨人囚捕誅鋤天下嗟歎無罪無辜閉門遇禍微
煙起於蕭牆而颺焚徧於宇宙淺隙發於膚寸而波

書院
濤漂乎四極金城屠於庶寇湯池抗於一葦勁銳望
塵而冰泮征人倒戈而奔北飛鋒荐於宸闈左柎掠
於禁省禾黍生於廟堂榛莠秀乎玉階雲觀變為狐
兔之藪象魏化為虎豹之蹊東序烟燼於委灰生民
燹淪於淵火凶家害國得罪竹帛良史無褒言金石
無德音夫何哉失人故也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三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四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吳失

抱朴子曰吳之杪季殊代同疾知前失之於彼不能
改絃於此鑒亂亡之未遠而躡傾車之前軌覩枳首
之爭萑而忘同身之禍笑蟻虱之宴安不覺事異而
患等見競濟之舟沈而不知殊塗而溺均也余生於
晉世所不見余師鄭君具所親悉每誨之云吳之挽
世尤劇之病賢者不用滓穢充序紀綱弛紊吞舟多

漏貢舉以厚貨者在前官人以黨強者為右匪富匪
勢窮年無冀德清行高者懷英逸而抑淪有財有力
者躡雲物以官躋主昏於上臣欺於下不黨不得不
競不進背公之俗彌劇正直之道遂壞於是左鷄因
驚風以凌霄朽舟託迅波而電邁鴛鳳卷六翮於叢
棘鷓首滯潢汙而不擢矣秉維之佐牧民之吏非毋
后之親則阿諂之人也進無補過拾遺之忠退無聽
訟之幹虛談則口吐冰霜行已則濁於泥濘莫媿尸
祿之刺莫畏致戎之禍以毀譽為蠶織以威福代稼

穡車服則光可以鑒豐屋則群鳥爰止叱咤疾於雷
霆禍福速於鬼神勢利傾於邦君儲積富乎公室出
飭翟黃之衛從入遊玉根之藻稅僮僕成軍閉門為
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有魚滄濯裘之儉以竊
趙宣平仲之名內崇陶侃文信之訾實有安昌董鄧
之汙雖造賓不沐嘉音之俟飢士不蒙升合之救而
金玉滿堂伎妾溢房商販千艘腐穀萬庾園囿擬上
林館第僭太極梁肉餘於犬馬積珍陷於帑藏其接
士也葭莩之薄其自奉也有盡理之厚或有不開律

令之篇卷而竊大理之位不識謹案之所置而處機
要之職不知五經之名目而饗儒官之祿不閑尺紙
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狂簡而受駁議之桀低
眉垂翼而充奏劾之選不辨人物之精粗而委以品
藻之政不知三才之軍勢而軒昂節蓋之下屢為奔
北之辱將而不失前鋒之顯號不別菽麥之同異而
忝叨顧問之近任夫魚質龍文似是而非遭水而喜
見獺即悲雖臨之以斧鉞之威誘之以傾城之寶猶
不能奮鉛鋒於犀兕騁駑蹇以追風非不忌重誅也

非不悅美賞也體不可力無自奈何而欲與之輯熙
百揆弘濟大務猶託萬鈞於尺舟之上求千鍾於升
合之中繼芻狗而責盧鵠之効縛鷄鴛而崇鷹揚之
功其不可用亦較然矣吳主不此之思不加夕惕倭
諂凡庸委以重任危機急於曠弩亡徵著於日月而
自謂安於峙嶽唐虞可仰也目力疲於綺絜而不以
覽庶事之得失耳聰盡於淫音而不以證獻言之邪
正穀帛靡於不急而不以賑戰士之凍餒心神悅於
愛媚而不以念存亡之弘理蓋輕乎崇替之源而忽

乎宗廟之重者也鄭君又稱其師左先生隱居天柱
山不營祿利不友諸侯然心願太平竊憂桑梓乃慨
然永歎於蓬屋之下告其門生曰漢必寢耀黃精載
起續樞紐於太微迴紫蓋於鷄首聯天理物光宅東
夏惠風被於區外玄澤洽乎宇內重譯接武貢楛侯古
切盈庭蕩蕩巍巍格于上下承平字文因循甚易而

五絃謚響南風不詠上不獲恭已之逸下不聞康哉
之歌飛龍翔而不集淵虬蟠而不躍麟虞翳於冥昧
朱華牙而未秀陰陽相沴寒燠繆節七政吉凶陵谷

易所啟雷鞀磕於龍潛之月凝霜肅殺乎朱明之運
玉燭不照沈醴不涌郊場多壘嘉生不遂其豈他哉
誠由四凶不去元凱不舉用者不賢賢者不用也然
高概遠量被褐懷玉守靜潔志無欲於物藏器淵濔
得意遺世非禮不動非時不見困而無悶窮而不悔
樂天任命混一榮辱進無悅色退無戚容者固有伏
死乎甕牖安肯銜沽以進趨揭其不貲之寶以競燕
石之售哉孔墨之道昔曾不行孟軻揚雄亦居困否
有德無時有自來耳世無離朱皂白混焉時乏管青

書院
騏蹇糅焉磧礫積於金匱瑾瑤委乎溝洫匠石緬而
還淪梓豫忽而莫識已矣悲夫我生不辰弗先弗後
將見吳土之化為晉城南民之變成北隸也言猶在
耳而孫氏輿觀抱朴子聞之曰二君之言可為來戒
故錄于篇欲後代知有吳失國匪降自天也若苟諱
國惡纖介不貶則董狐無貴於直筆賈誼將受譏於
過秦乎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四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五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守壻

抱朴子曰余友人有潛居先生者慕寢丘之莫爭簡
壻土以葺宇銳精藝文意忽學稼屢矣有年飢色在
顏或人難曰夫知禮在於廩實施博由乎貨豐高出
於有餘儉生乎不足故十千美於詩人食貨首乎八
政躬稼基克配之業耦耕有不改之樂竒士之居也
進則侶鴻鸞以振翮退則參陶白之理治仕必霸王

居必千金是以昔人必科膏壤以分利勤四體以稼
穡播原菽之與與茂嘉蔬之翼翼收斃拒之千倉積
我庾之惟億出連騎以游畋入俟服而玉食而先生
之宅此也亢陽則出谷颺塵重陰則滔天凌丘陸無
舍秀之苗水無吐穗之株稗糲曠於圖廩薪爨廢於
庖厨怡爾執待免之志淡然無去就之謨吾恐首陽
之事必見於丹山之困可立而須人為子寒心子何
晏然而弗憂也夫覩機而不作不可以言明安土而
不移衆庶之常事豈翫鮑者忘蘭而大迷者易性乎

何先生未寤之乂也鄙人惑焉不識所謂夫衮冕非
禦鋒鏑之服典誥非救飢寒之具也胡不眎沃衍於
四郊躬田畷之良業捨六藝之迂闊收萬箱以賑乏
乎潛居先生曰夫曠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鄭瞽者不
可責之以別丹青井鼃不可語以滄海庸俗不中說
以經術吾子苟知老農之小功未喻面牆之巨拙何
異拾瑣沙而捐隋和向炯燭而背白日也夫好尚不
可以一概杞趨舍不可以彼我易也夫欲躋閭風陟
嵩華者必不留行於丘垤意在乎游南溟汎滄海者

豈暇逍遙於潢沔是以注清聽於九韶者巴人之聲
不能悅其耳烹大牢饗方丈者荼蓼之味不能甘其
口鷓鴣戾赤霄以高翔鵠鷁傲蓬林以鼓翼沔隆殊
途亦飛之極晦朔甚促朝菌不識蜉蝣忽忽於寸陰
野馬六月而後息儵鮒汎濫以暴鱗靈虬勿用乎不
測行業乖舛意何可得余雖藜藿食之不充而足於鼎
食矣故列子不以其乏而貪鄭陽之祿曾參不以其
貧而易晉楚之富夫枚微言於將墜者周孔之遐武
也情孳孳於為利者孟叟之罪人也造遠者莫能兼

通於岐路有為者莫能並舉於耕學體瘁而神豫亦
何間於居約且又處壻則勞勞則不學清而清至矣
居沃則逸逸則不學奢而奢來矣清者福之所集也
奢者禍之所赴也福集則雖微可著雖衰可興焉禍
赴則雖強可弱雖存可亡焉此不期而必會不招而
自來者也故君子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輟其流則
遏其源故道德之功建而參靡之門閉矣姜望至德
而佃不復種重華大聖而漁不償網然後玉璜表營
丘之祚大功有二十之高何必譏之以惰嬾而察才

以相士乎夫二人分財取少為廉余今讓天下之豐
沃處茲邦之褊埆舍安昌之膏腴取北郭之無欲誠
萬物之可細亦何往而不足哉北辰以不改為衆星
之尊五嶽以不遷為群望之宗蟋蟀屢移而不貴禽
魚饜深則逢患方將墾九典之蕪蕨播六德之嘉穀
厥田邈於上土之科其收盈乎天地之間何必耕也
為務哉昔被衣以弃財止盜庾氏以推壁厲貪疏廣
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取壻以弭可欲之憂牛缺
以載珍致寇陶谷以多藏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鑒乎

於是問者抑然良久口張而不能嗑首俛而不能仰
慨而嗟乎始悟立不朽之言者不以產業汨和追下
帷之績者不以窺園涓日子以臭鷓之甘呼鴛鳳擗
蟹之計要猛虎豈不陋乎鄙哉子之不夙知也

以辨士乎夫二人分財必以爲貴也人讓天下之貴
大氣在居之能通者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
出物之可也亦其所以而之也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之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之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之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之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之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之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之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之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之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之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五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六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安貧

抱朴子曰昔漢火寢耀龍戰虎爭九有幅裂三家鼎
據有樂天先生者避地蓬轉播流岷益始處昵於文
休未見知於孔明而言高行方獨立不群時人憚焉
莫之或與時二公之力不能違衆遂令斯生沈抑衡
華齒漸桑榆而韋布不改而時主思賢不聞不知當
途之士莫舉莫貢潛側武之陋巷窟繩樞之蓬屋進

廢經世之務退忘治生之事藜食屢空朝不謀夕於是偶俗公子造而詰之曰蓋聞有伊呂之才者不爰滯於窮賤懷猗頓之術者不長處於飢寒達者貴其知變智士驗乎不價故范生出則滅吳霸越為命世之佐入則貨殖營生累萬金之貲夫貧在六極富在五福詩美哿矣易書聚人垂餌香則鱸鮓來懸賞厚則果毅奮長卿所以解犢鼻而擁朱龍曲逆所以下席靡而享茅土不韋所以食十萬之邑絳侯所以拔圜之困也故下鄉儉而獲悔咎之憂守漂嫗豐而蒙

千金之報先生無少伯之竒略專銳思乎六經忽絕

糧

賊良切

之實禍慕不朽之虛名恥詭遇以干祿羞銜

沽以要榮冀西伯之方畋俟黃河之將清甘列子之

菜色邈全神而遺形何異圖畫騏驎以代徒行之勞

遙指海水以解口焦之渴張魚網於峻極之巔施釣

緡於脩木之末雖自以為得所猶未免乎迂闊也事

無身後之功物無違時之盛今海內瓜分英雄力競

象龔滔天猾夏放命駑蹇星馳以兼路豺狼奮口而

交爭當塗投袂以訟屈素士蒙塵以履徑純儒釋皇

道而治五霸之術碩生弃四科而恤月旦之評筐篚
實者進於草萊乏資地者退於朝廷握黃白者排金
門而陟玉堂誦方策者結世讎而委泥濘贅幣濃者
瓦石成珪璋請託薄者龍駿弃林坳黨援多者僭驚
颺以凌雲交結狹者侶跛鼈以沈泳夫丸泥已不能
遏彭蠡之沸騰獨賢亦焉能交流遁之失正今先生
入無儋石之儲出無束脩之調徒舍章如龍鳳被文
如虎豹吐之如波濤陳之如錦繡而凍餓於環堵何
計䟽之可弔奚不汎輕舟以託迅御飛帆以遠之交

瑰貨於朔南收金碧於九疑迪崔烈之遐武縻好爵
於清時徒疲勞於述作豈蟬蛻之有期也獨苦身以
為名乃黃老之所嗤也樂天先生荅曰六藝備研八
索必該斯則富矣振翰擣藻德音無窮斯則貴矣求
仁仁至舍旃焉如夫棲重淵以頤靈外萬物而自得
遺紛埃於險塗澄精神於玄默不窺牖以遐覽判微
言而靡惑雖復設之以台鼎猶確爾而弗革也曷肯
憂貧而與賈豎爭利戚窮而與凡瑣競達哉吾子苟
知商賈可以崇寶耕也可以免飢不識逐麋者不顧

兔道遠者其到遲也且夫尚父之鼓刀素首乃吐竒也萬鈞之為重衝颺不能移簫韶未九成靈鳥不紆儀也是以俟扶搖而登蒼霄者不充詘於蓬蒿之杪騁蘭筋以陟六萬者不爭塗乎蹇驢之群大孝必畏辱親之險故子春戰悸於下堂上智不貴難得之財故唐虞捐金而抵璧明哲消禍於未來智士聞利則慮害而吾子訊僕以汎舟孳孳於潤屋勸隋珠之彈雀探虎口以奪肉輕遺體於不測觸重險以遠至忘髮膚之明戒尋乾沒於難冀若乃焚輪傾巖木拔石

飛陽侯山峙洪濤巖巍輕艘塵漂力與心違徒嗟泣
而罔逮乃悟達者之見微也昔回憲以清苦稱高陳
平以無金免危廣漢以好利喪身牛缺以載寶灰糜
匹夫枉死於懷璧豐狐召災以美皮今吾子督余以
誨盜之業敦余以召賊之策進醜酒以獻酬非養壽
之忠益夫士以三墳為金玉五典為琴箏講肆為鍾
鼓百家為笙簧使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超
流俗以高蹈軼億代而揚聲方長驅以獨徃何貨賄
之穢情夫藏多者亡厚好謙者忌盈含夜光者速剖

書院
循覆車者必傾、過載者沈、其舟欲勝者殺其生、蓋下
士所用心上德所未營也、於是問者茫然自失、請備
門生之末編、永寶長生之良方焉、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六終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七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仁明

抱朴子曰門人共論仁明之先後各據所見乃以諮
余余告之曰三光垂象者乾也厚載無窮者坤也乾
有明而兼仁坤有仁而無明卑高之數不以邈乎夫
唯聖人與天合德故唐堯以欽明冠典仲尼以明義
首篇明明在上元首之尊稱也明哲保身大雅之絕
蹤也蛸飛蠕動亦能有仁故其意愛弘於長育哀傷

著於啁噍

上竹交切下子笑切噍也

然赴阬穽而無猜入罽羅而

不覺有仁無明故並趨禍而攸失熾潛景以易咀生

結棟宇以免巢穴選禾稼以代毒烈制衣裳以改裸

飭役舟楫以濟不通服牛馬以息負步序等威以鎮

禍亂造器械以戒不虞創書契以治百官制禮律以

肅風教皆大明之所為非偏人之所能辯也夫心不

違仁而明不經國危亡之禍無以杜遏亦可知矣夫

料盛衰於未兆探機事之無形指倚伏於理外距浸

潤於根生者明之功也垂惻隱於昆蟲雖見犯而不

校覩齷齪而改牲避行葦而不蹈者仁之事也爾則
明者才也仁者行也殺身成仁之行可力為而至鑿
玄測幽之明難妄假精粗之分居然殊矣夫體不忍
之仁無臧否之明則心惑偽直神亂朱紫患筭不分
邪正不識不逮安危則一身之不保何暇立以濟物
乎昔姬公非無友于之愛而泣涕以滅親石碣非無
天性之慈而割私以義斷恩舍仁用明以計抑仁仁
可時廢而明不可無也湯武逆取順守誠不仁也應
天革命以其明也徐偃修仁以朝同班外墜城池之

險內無戈甲之備亡國破家不明之禍也門人曰仲尼歎仁為任重而道遠又云人而不仁如禮何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孟子曰仁宅也義路也人無惻隱之心非仁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失天下以不仁此皆聖賢之格言竹素之顯證也而先生貴明未見典據小子蔽闇竊所惑焉抱朴子答曰古人云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子近之矣曩六國相吞豺虎力競高權詐而下道德尚殺伐而廢退讓孟生方欲抑頓貪殘褒隆仁義安得不勤勤諄諄獨稱仁邪然未有片言云

仁勝明也譬猶疫癘之時醫巫為貴異口同辭唯論藥石豈可使謂鍼艾之伎過於長生又視之道乎且吾以為仁明之事布於方策直欲切理示大較精神舉一隅耳而子猶日用而不知云明事之無據乎乾稱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是立天以明無不包也坤云至哉萬物資生是地德仁承順而已先後之理不亦炳然詩云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明明天子令問不已易曰王明並受其福幽贊神明神而明之此則明之與神合體誠非純仁所能企擬也孔子曰聰明神武

不云聰仁又曰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不曰仁王春秋傳曰明德唯馨不云仁德書云元首明哉不曰仁哉老子歎上士則曰明白四達其說衰薄則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易曰王者南面向明不云向仁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為仁由已斯則人人可為之也至於聰明何可督哉故孟子云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以此觀之則莫不有仁心但厚薄之間而聰明之分時而有耳昔崔杼不殺晏嬰晏嬰謂杼為大不仁而有小仁然則姦臣賊子猶能有仁矣

門人又曰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人莫大於
仁也抱朴子答曰所以云爾者以為仁在於行行可
力為而明入於神必須天授之才非所以訓故也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七終